

# 从窗外的树写起

## ——《日常欢喜》后记

胡竹峰



《日常欢喜》  
胡竹峰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窗外有几棵大树，一棵香樟，一棵丹桂，一棵红枫，一棵栾树。窗外还有许多小树，一丛石楠，一丛结香，一丛冬青，再看，还有枸骨。春日满眼翠嫩，浓荫覆窗，枝上新芽让人欢喜。夏日阳光照过，风一吹，树影摇绿，头面清凉，闪闪发光，越发让人欢喜。秋日，绿意未消，又有红叶、黄花点缀其间……枫树换了黄裳红衣，摇曳生姿，不复葱翠，草地换了容颜。那是大自然，是真自然，更是我日常里的欢喜。一年又一年，一月接一月，一日复一日，在大树边四季三餐。写作时，文思泉涌或搜肠刮肚，人便成了树，时而新芽怒放，时而落叶萧疏。天有四季，写作者一天就能经历春夏秋冬。

晨起偶见邻人在树下吐故纳新，活动筋骨，起式收手带着古拙，远远看来，像汉代石人造像。孩童捡树果串起来，挂在项间，像半坡遗址的陶坠，摇晃出生机与烂漫。

文章有宇宙之盛，亦可见芥子之微。天地悠悠，前不见古人，字里相逢却几近面谈。后不知来者，心神在纸上丝丝缕缕真真切切。一卷在手，多少风流人物如在眼前，经年难忘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。近来常好追忆，最是往事经得起回味。抚今追昔，不无感慨。时常怀念做孩子的时光，心思烂漫如三月桃花盛开。可惜都过去了，再大的心气魄力，也收不起覆水，旧岁月走得太远，记忆开始斑驳模糊。

俗话说，世间唯有读书好，天下无如吃饭难。吃饭难，自小即知，读书好，十几岁才慢慢懂得。经年看书，多好中国文章，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小品，有许多容得徜徉咏味的美文。中国文章向来词句简单，意味深长，甲骨卜辞即偶见精彩，青铜器铭文常有典雅温润的言辞。前人造句多有神妙，我辈则相形见绌。作文未必能文章，文章须先作文。我的志趣是文章，自娱自在自适，有养怡之福，心游八极万勿，忘怀得失。前人说过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

工匠制器，几经转换才成，文章也须几经删润。欧阳修作文，反复周折回旋，不存原稿一字。见贤思齐，拙作甫成，逐日熟视，删减润色，少则六七天，多则三五年，方才示人。此亦执相，如此执着，方才解脱。

荀子说，人研习学问，就像玉石需要雕琢打磨一样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亦可谓之学问与文章。文章本天成，也需要妙手，或许

不需要琢之磨之，但起承转合的乐趣却在琢磨，奈何奈何，命也命也。文章都是作出来的，任谁也逃不脱做作，少些经营就好，淡去做作之心。年轻时一味追求辞章灿烂，喜欢性灵、情趣、玲珑。现在知道文章要往大处写，健笔凌云，元气浩大，哪怕写小品，也向往举重若轻，让人身在局外。文章迷局，最怕当局者迷，正如那窗外的栾树，看似静止却暗藏生长的韵律。

文章过于华丽，终难臻雄浑沉郁境。从前追求华丽追求奇崛追求峭拔追求精巧，慢慢到了喜欢朴素的年纪。文章朴素好，所谓大道至简，太华丽太华美，损了文格，这格是格调也是格局。红枫历秋而艳，文章亦需沉淀。

那年走黄河，河面宽阔，厚云积岸，大水走泥，气势汹涌，给人很多启发。文章之道要经过明清进入唐宋进入先秦，气不妨往大处鼓，以天地为炉，宁要粗粝的青铜陶罐，不做玲珑的玉片核雕。

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在岁月中变得温润，一日日生活，笔下的锋芒也终将化作筋骨，“气傲皆因经历少，心平只为折磨多”。黄河淤泥里沉淀的不仅是泥沙，更是时间赋予的厚重。串字成句，连句成文，心头与笔底跃动的仍是《诗经》参差荇菜的韵律。

好文章，茶之余，饭之余，无功令仕进无文以载道无学以致用，放任笔意，跌宕旷逸，自然随意为上。自然在书里，自然亦来自乡野。书香是一帘风月，乡野如满庭闲花。多少先贤，大有深意，深意在朴素里。《文心雕龙》说，繁采寡情，味之必厌。庄子以为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炫美雕琢，反易阻塞了好文章的坦途。因为朴素，然后正大。正大之好，在不偏不倚，起大风声，作大雅言，其中万千气象，像一片树林，有松、银杏、桂、玉兰、槐、枫、柳、桦、椿、栎、黄杨、枸骨、石楠、海桐、南天竹、铁树……

虽已经入秋，凉风还没有下来，四野绿荫很浓，一片喧嚣，又白又肥的云堆在空中，又绿又肥的叶子撑在窗下，一团团青绿富贵。柳丝荡漾，穿棉麻布衫的女子款款走过，挑担的菜农款款走过。几个老人在树荫下垂钓，仿佛定在那里。路摊的菜篮子里有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豇豆、青菜、丝瓜，丝瓜顶端戴一朵黄花。遥遥传来三五货声，抑扬顿挫藏着《东京梦华录》的往事。车流不绝，市声喧阗如潮音。临路人家花草垂出院墙，一只红蜻蜓停在绿叶上。暮色四合，灯火次第亮起。三五麻雀落在近前啄食，归巢燕子掠过灯下，翅尖隐隐闪过灰色的光，几个起落便消失在渐深的夜色里……这些场景真像一幅幅长卷，又恰似文章至境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实则起承转合暗应天地呼吸。浮生日常，得以窥见文脉在晨昏定省里悄然流传，无限美意，心怀欢喜。人生或漂泊或安稳，还有几点心事散落庭院或山野梅花，这是作书人的福祉。

宋朝以后，中国绘画始有墨戏法。宋人作画尚意，米家父子以墨点堆叠云山，南宋法常、玉润、梁楷诸位，都乐于墨戏，善为墨戏。将砚池残墨，信手抹在纸上，别具一格，自有万千气象。徐渭更好墨戏，自况“老夫游戏墨淋漓”，“墨中游戏老婆禅”，“世间无事无三昧，老来戏谑涂花卉。”看他题跋“漱汉墨谑”，沉甸甸四个字，半生悲欢化在墨里。

墨戏之妙，全在戏字。孩童捏泥人，老僧画圆相，皆是无心之作。那些先贤非在戏里寻三昧，如同苦行僧于闹市参禅。

绘画如此，文章亦如此。

古人觉得笔墨可以通天，所以下笔恭敬，修辞立其诚。但面对人生的曲折，很多人并不愿意一味哭着怒着，也有人用微笑来化解。饱经沧桑后的烂漫，世故到了天真的境地，近乎风雨后的彩虹，恰如大漠深处挖出甘泉。

柳宗元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陆游，一直到晚明张岱、公安、竟陵，他们下笔亦不乏墨戏的影子。有人谈及苏东坡的诙谐，说是直面人间苦辣酸甜后一种智慧的转化，并非避世逍遥的凉薄游戏：以旷达之心，将苦难与荒谬置于舌端，轻轻咀嚼，最终化为齿颊一声清亮的微笑——这笑，非为抹平世间沟壑，而是教人与沟壑安然共处。且看苏东坡说：“吾弟之文，如雨中山果，不落而自堕。”“比闻和尚戒酒，此是好事。然恐和尚破戒，老僧当如何？”“晋卿虽贵，而诗乃贫。”

晚明山阴王思任，晚年自号谑庵，张岱很推崇他，说其少年狂放，以谑浪恣人，赞扬“笔悍而胆怒，眼俊而舌尖，恣意描摹，尽情刻画”；周作人也说：“以诙谐手法写文章，到谑庵的境界，的确是大成就，值得我辈的赞叹。”

古书里，我喜欢切实而宽博一类，更喜欢杂书，性情与勇气旁逸斜出。《齐民要术》《洗冤集录》《农政全书》《饮膳正要》《天工开物》读了十几年，至今还时在身旁。

读过谑庵《文饭小品》，至今还记得他游历文《天姥》：“饭斑竹岭，酒家胡当护艳甚，桃花流水，胡麻正香，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。”《游慧锡两山记》：“吃甜酒尚可做人乎？冤家，直得一死。”写泉声泉喉乱放，石头跳地插天，野草茂草跋扈，石壁骨锈毛锦，才情烂漫。《剡溪》文中道：“浮曹娥江上，铁面横波，终不快意，将至三界址，江色狎人，渔火村灯与白月相上下，沙明山静，犬吠声若豹，不自知身在板棚也。”以谐谑入文，于是恣意，乃至通脱。

文章的事，很难面面俱到，有的大见本色，有的句句文采，有的充满学问，有的趣味横生。本色如情意，文采乃辞藻，学问靠积累，趣味最天然。郁达夫小说、散文、日记，经营的是本色；沈从文笔下着力的是文采，钱锺书一字一句皆学问，梁实秋《雅舍小品》不失妙趣。本色须自然，文采要深邃，学问得用功，趣味本天成。前几天，和朋友小聚，满桌子菜，我就想：丝瓜汤是本色，炒百合是文采，红烧肉是学问，萝卜雕是趣味。

有人文章辽阔如湖泊，有人文章辽阔如大海，有人文章辽阔如沙漠，有人文章辽阔如草原。湖泊文章有静气，大海文章有豪气，沙漠文章有浑气，草原文章有清气。有些文字静气、豪气、浑气、清气都有一些的。好的文章人性复杂、命运多舛，绝不会一体。

从来不敢说自己写得好。但是每篇文章，每个段落和句子的用法都有用意。读者在上，我向来都是高看一眼的，因为他们可能学贯中西，学富五车，有些话我没有说出来，他们会懂，也一定懂。

读书是一场缘分，彼此不适合，不是作书人的错，更不是读书人的错。一别两宽即可，免得误读，免得唐突。孔子说，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天下读书人，不读书人，各有其志。

鲁迅说，作一部书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早就是过去的事了。我不会也不敢想那些，但还是希望书比人寿。木心写过这样的句子，读来心有戚戚焉：“去吧，去吧，我的书，你们从今入世，凶多吉少。”万一不是这样呢，历代太多废兴成败，常常出人意表。我的书，筋骨并不强健，微若芥子，小似尘埃——

胡竹峰的书啊，你们在人间将要受尽曲折。但我还要道一声珍重，祝逢凶化吉，平安顺遂，文神佑护，诸邪避让。

